

《雜阿含經》中的波斯匿王

哈 磊

(四川大學宗教學研究所 98 級碩士研究生)

提 要:

本文依據《雜阿含經》中的相關材料，簡要敘述了波斯匿王從世俗君王到佛教居士的心理變化過程，以此揭示佛教對其身心的巨大影響。

主題詞：雜阿含經 波斯匿王

波斯匿王(Prasenajit)，意譯為和悅、月光，新譯為勝光王、勝軍王，拘薩羅國國王。佛經中記載他與釋迦牟尼同日生，其活動年代與佛大體相當，佛的出生地迦毗羅衛毗鄰拘薩羅國，釋迦牟尼佛又曾長期駐足拘薩羅國的都城舍衛城(經中譯為舍衛國)講經說法，所以經中多有關於波斯匿王言行及其與佛陀對話的記錄。波斯匿王最初是一個性情暴戾、雄心勃勃、對佛法毫無信仰的世俗君主，後來卻轉變成受人愛戴、虔信佛法、精進修行的居士國王、佛教大護法。他的轉變是佛陀教化的最好證明。本文擬對其生活歷程做一粗線條的勾勒，並揭示佛陀是如何誘導他漸歸正法、終趣解脫的。在《雜阿含經》中與其相關的共有 21 經，本文關於波斯匿王的論述即主要據此展開，同時參考了《中阿含經》、《長阿含經》和《增一阿含經》中的相關內容。

1· 以聖王自許

據《雜阿含經》記載，這一時期，印度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王國，重要的有十六國，包括拘薩羅、鴛伽、摩揭陀、跋耆、弗栗特等。這些國家分為兩類，一類是以部落組織為基礎的共和國，如跋耆、迦毗羅衛等；一類是在當時屬新興的政體--

君主政體的王國，大都集中在恒河平原，最主要的如鴛伽、拘薩羅、摩揭陀等。共和諸國則圍列在這些王國的西、北部邊緣，位於喜馬拉雅山的山腳和南部。所有這些國家中，起先迦屍是最強大的，可是後來卻被拘薩羅所替代了。

波斯匿王在位時期，正是拘薩羅國的興盛時期，他年輕有為，頗有一統天下的雄心。佛住舍衛國的某一日，波斯匿王滿身塵土而來，佛問道："大王何所來?"王說："世尊，彼灌頂王法，人中自在，精勤方便，統領王事，周行觀察，而來至此。"1 在這段對話中，波斯匿王以灌頂王自許。

此前的印度社會，頗近於中國的春秋戰國時代，邦國林立，攻伐殺戮，戰爭頻仍，社會動盪不安，因此天下統一，社會安定，人民生活富足，是當時印度社會各個階層的共同願望，這在晚期的《吠陀》文獻中體現為期望有能夠主持馬祭、受灌頂大禮的灌頂王出現，在佛教中則表現為對轉輪聖王的期許。然而當時新出現的那些強大的君主國的君主，殘暴專制，蔑視傳統，恣意妄為，與印度傳說中以正法治世、不行殺戮的轉輪聖王之治相去甚遠。波斯匿王也不例外。在 1122 經中，是這樣描述僧眾見聞之中的波斯匿王的："時，波斯匿王忿諸國人，多所囚執，若剎利，若婆羅門，若吠舍，若首陀羅，若旃陀羅，持戒，犯戒，在家，出家，悉皆被錄，或鎖，或紐械，或以繩縛。"治國方式殘暴，蠻橫，對於正在從部落共和國轉向君主專制國家的印度社會來說，其殘暴與苛刻，已是史無前例。有鑒於此，在 1147 經中，佛對波斯匿王欲作灌頂王的願望未予贊許。佛所希望的是有象古代那樣的轉輪聖王出興於世，不行殺戮，以法治國，天下隨風而化，皆歸於正法，皆向於至善。

2· 爭霸天下

在取代迦屍成為恒河平原上最強大的國家之後不久，波斯匿王就遇到了強勁的競爭對手摩揭陀。起初，摩揭陀是一個小國，影響並不大，但頻毗娑羅繼位之後，摩揭陀的影響迅速擴大。

頻毗娑羅剛毅果斷並有政治遠見，他通過與拘薩羅王室通婚並迎娶吠舍離公主的方式鞏固了自己的西部和北部邊境，而後向東南征服鴛伽，從而樹立了摩揭陀的地位。頻毗娑羅王很善於處理與當時各國國王的關係，波斯匿王稱他為自己的善友。拘薩羅和摩揭陀在此時還不曾發生過戰爭。但隨著摩揭陀國的日益強盛，兩國的競爭，尤其是對恒河平原控制權的爭奪，就變得不可避免。因為掌握了恒河平原的控制權之後，無論在經濟、政治還是軍事上都變得十分有利：肥沃的適宜耕種的土地，廣大的森林，可觀的貢賦，以及恒河流域的貿易及其富庶的港口。

利之所在，勢所必爭。衝突終於發生了。事件起因於一所田莊。起初頻毗娑羅王與拘薩羅王室聯姻，這位"拘薩羅籍夫人帶了一所迦屍的收益很大的田莊作為陪嫁。"這位夫人死後，"她的兄弟普拉森納吉（波斯匿王）想重新佔有原已決定歸她的迦屍田莊。"當時頻毗娑羅王已去世，其子阿鈇世王（韋提希所生）在位。"時，波斯匿王，摩揭陀國阿鈇世王韋提希子共相違背。"3"共相違背"表明了佛對這場戰爭的看法。

這場戰爭持續了很久。發動戰爭的一方是阿鈇世王。"摩揭提國王阿鈇世韋提希子起四種軍--象軍、馬軍、車軍、步軍，來至拘薩羅國，波斯匿王聞阿鈇世王韋提希子四種軍至，亦集四種軍……出共鬥戰，阿鈇世王四軍得勝，波斯匿王四軍不如，退敗星散，單車馳走，還舍衛國。"4 第一場戰爭的結果是以阿鈇世王的獲勝而結束的，但是這場戰爭的勝利並沒有為摩揭陀奠定最終的勝局。另一場戰爭的結果完全相反："阿鈇世王四種軍退，摧敗星散，波斯匿王悉皆擄掠阿鈇世王象馬、車乘、錢財寶物，生擒阿鈇世王身。"波斯匿王帶著這個戰利品，"俱載同車"，拜見了釋迦佛，在佛面前以強者的口氣、以長輩的身份將阿鈇世王好生教訓了一番："世尊，此是阿鈇世王韋提希子，長夜於我無怨恨人而生怨結，於好人所而作不好，然其是我善友之子，當放令還國。"佛對波斯匿王的寬容十分讚賞："善哉！大

王，放其令去，令汝長夜安樂饒益。"

結果，"在長久的戰爭之後，兩個國王談判成功，阿鈇世王娶了譜拉森納吉（波斯匿王）的女兒，這位公主接受了這所引起爭奪的田莊作為陪嫁。"6 此後，波斯匿王爭霸天下的意念卻逐漸減退，這固然是其人格多面性的表現，更是他接受佛陀教化的直接後果，他被稱為"月光"（佛陀被稱為"日光"）也主要是在歸心佛教以後的事情。

3· 歸心佛教

波斯匿王初次聽到釋迦牟尼佛之名，應該比較早，因為佛出生的迦毗羅衛國本來毗鄰拘薩羅，是拘薩羅的屬國。在《增一阿含經》299 經中有這樣一段文字："一時，佛在波羅捺仙人鹿野苑。爾時如來成道未久，世人稱之為大沙門，爾時波斯匿王新紹王位。是時，波斯匿王所作是念：我今新紹王位，先應取（娶）釋迦女。設與我者，乃適我心，若不見與，我今當以力往逼之。"可見，起初波斯匿王對釋迦牟尼佛的態度既有看重佛以增榮耀的一面，也有恃強凌弱，蠻橫無理的一面，這與《雜阿含經》中對波斯匿王"為人暴惡"作風的描述是一致的。結果，波斯匿王納摩利夫人（又作未利，意譯為勝，即歷史上誅滅釋迦族的流離王的母親）為妃，她本是釋迦牟尼佛叔父摩訶男家中的婢女，"面貌端正，世之稀有"。波斯匿王強行求婚時，由摩訶男認作義女嫁于波斯匿王，極為王所喜愛、信重。《增一阿含經》中說："我弟子中第一優波斯（夷），供養如來，所謂摩利夫人是。"摩利夫人善解佛法，時時以佛法開導波斯匿王，對王篤信佛法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起初，波斯匿王懷疑佛成道太早，未必可信，內心深處或許還雜有對佛身為小國王子的輕慢。他初次見佛即對其成就無上正等正覺表示質疑，佛告之曰："大王，我今實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波斯匿王白佛言："雖是世尊作如是說，我猶故不信。"他遍舉與佛同時，或成名已久，年高德重，為人敬仰之沙門、婆羅門，如富蘭那

迦葉、尼犍若提子等外道之師，認為他們尚不自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世尊年紀輕輕出家不久，怎麼可能證得無上正等正覺？佛舉例而開導之："有四種雖小而不可輕……刹利王子年少幼小而不可輕，龍子年少幼小而不輕，小火雖微而不可輕，比丘幼小而不可輕。"⁷ 這種不疾不徐、不卑不亢的回答使王不敢再輕視佛。

此後波斯匿王便常與佛交往，咨問決疑，漸生敬仰。有一次波斯匿王與諸王議論色、聲、香、味、觸五欲，人最貪戀哪一種，諸王各執己見，莫衷一是。波斯匿王遂與七王請佛評判。佛言："五欲功德，各隨意適，當其所愛，輒言最勝，歡喜樂著，雖更有過其上者，非其所欲，不視不觸。……唯其最愛者，最勝最妙。"諸王對此回答非常滿意。

有一次，波斯匿王與佛在祇樹給孤獨園交談，見門外有尼犍子七人，釵祇羅七人，一舍羅七人，身體魁梧，在祇園門外徘徊。波斯匿王即起立合掌恭敬，以為是阿羅漢。（敬重沙門、婆羅門是印度傳統，波斯匿王曾設千牛之祭，集諸供具，遠集一切諸異外道，普設大會而作佈施供養。）佛問王，你又不得他心智，怎麼知道他們是阿羅漢？接著佛告訴他觀察人的方法："且當親近、觀其戒行，久而可知，勿速自決，審諦觀察，勿但洛莫（巴利本作：當用思維，非不用思維），當用智慧，不以不智。經諸苦難，堪難自辨。交契計較，真偽則分。見說知明，久而則知，非可卒識。當須思維，智慧觀察。"波斯匿王聽後大為嘆服，悟知自己以貌取人之謬。

在波斯匿王治國期間，舍衛國中有一大富長者，名摩訶男，多財巨富，但慳貪吝嗇成性，"未曾聞其供養、施與沙門、婆羅門，給恤貧苦行路頓乏，諸乞丐者"，每用飯時"閉門而食，不令諸人見之而乞。"不僅不施他人，自己也捨不得受用，因無子息繼承，以至死後遺產全部充公，"波斯匿王日日較閱財物，疲倦勞頓"，心中對世上竟有此等之人，摩訶男竟有如此之財富而生疑惑。遂至祇樹給孤獨園見佛。

佛講了摩訶男之所以巨富是因過去世某次佈施辟支佛飯食，但因不是淨心佈施，施後變悔，所以財寶不能受用，又因其他惡業與其今世的慳貪，"於此命終已，墮地獄受極苦惱。"波斯匿王聞後，深生哀憫，流淚悲泣，以衣拭淚而說偈問佛："……福運數已窮，永舍於人身，彼今何所有？何所持而去，于何事不舍，如影之隨形？""兔死狐悲"，他人的際遇觸發了王對生命無常的感觸，也聯想到了自身雖尊為國主、福運終去的必然結局。佛說偈答之："唯有罪福業，若人已作者，是則己之有，彼則常持去，生死未曾舍，如影之隨形。……是故當修福，積集期永久，福德能為人，建立他世樂。"¹⁰ 命運的規律是"自作自受"、"自食其果"，在因果律面前，眾生平等，種姓無差，唯一決定來生去處的是今生所為。

那麼如何"建立來世樂"呢？佛復於他經中為王說佈施之法：如"聚落、城郭邊有池水，澄淨清涼，樹林蔭覆，令人愛樂，多眾受用，乃至禽獸"，善男子得大財富，也應如此："快樂受用，供養父母，供給妻子、宗親、眷屬，給恤僕使，施諸沙門、婆羅門，種勝福田。"¹² 這與孟子啓發梁惠王"與人樂樂"頗多相似，又因波斯匿王對佛的信仰，佛對其說教的影響就更為顯著。

對波斯匿王觸動最大的事件當屬其祖母的去世。王出城釵維（焚化屍骨），供養舍利畢，弊衣亂髮，來拜見佛："世尊，我之祖母，……極敬重愛戀，若國土所有，象馬七寶乃至國位，悉持與人，能救祖母命者，悉當與之。既不能救，生死長辭，悲戀憂苦，不自堪勝。曾聞世尊所說：'一切眾生，一切蟲，一切神，生者皆死，無不窮盡，無有出生而不死者。'今日乃知世尊善說。"¹³ 在死亡面前，波斯匿王第一次真切地意識到生命的無常易逝，個人的軟弱無力，既使尊貴如王，也無法於生死而得自在。

佛又為王廣說無常之法：無論婆羅門大姓，長者大姓，轉輪聖王，生者皆死，無不死者，乃至諸漏已盡，正智心解脫的阿羅漢，彼亦歸於滅盡。"諸佛世尊十力具足，四無所畏，勝師子吼，

終亦捨身，取般涅？"14 無常，摧毀了一切世俗價值，生命的意義無法到世間的榮名利養中去尋找，前生後世的期許也許只能使這痛苦延期，此生唯一有意義的就是思維生命的真諦，如實認識生命的真相，並藉此獲得解脫。

從此以後，波斯匿王對佛法深生信仰，常常禪坐思維，若有所悟，即往祇樹給孤獨園請佛印證。王在靜坐思惟深入思考了印度當時流行的種種學說，種種解脫之法後，認為佛法是正法，能夠使人當下遠離種種苦惱，不將滅苦之期推至久遠，不行種種無謂苦行，佛法對世間苦、樂、生、滅的解釋，能幫助人透徹地認識世事的真象，這種真理，可以通過自己的實踐獲得驗證。認為佛法是自己的好朋友，好夥伴 15。一日波斯匿王獨靜思惟。作是念："此有三法，一切世間，所不愛念，何等為三？謂老、病、死。如是之法，一切世間，所不愛念。若無此三法世間所不愛者，諸佛世尊不出於世。"16 此種深妙之說得到了釋迦牟尼佛的認可。此後，波斯匿王進取稱霸之心日淡，對於"以言鬥言，以財鬥財，以象鬥象，以車鬥車，以步鬥步"的帝王生活漸覺厭倦。"戰勝增怨敵，敗苦臥不安"，雖為剎利王，而無安樂自在，雖以象、馬、車、步四軍重重防護，不能稱作善自防護 17。波斯匿名王甚至因不能容忍朝臣的爾虞我詐而欲遜位於子。

隨著波斯匿王對佛法的信仰與悟解日漸深入，修行也日益精進。針對王現前的身心狀況，佛對其"云何為不自念"的疑問與以開示，"若有行身惡行，行口惡行，行意惡行者，當知斯等為不自念，為不自護。"只有"行身善行，行口善行，行意善行者，當知斯等，則為自護。"雖於"險惡恐怖卒起之時"，不改其心，"唯有行義、行法、行福於佛法教，專心皈依。"18 於是王時時繫念於心，防非離惡，勤自護持身心，精進修行，住不放逸善德，悟解漸趨精妙。

從以上佛對波斯匿王的教導和波斯匿王的轉變中可以看出，佛善於觀察因緣，逗機說法，從不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而是循循善誘，將

事實真相剖開給問法者看，並指示正確處理種種疑難的善巧方法，令其身心快慰，在時機成熟時，善於抓住機會，以出世法引導之，使之獲得究竟之樂。波斯匿王也未辜負佛的教導，他的行止屢次獲得佛的嘉許，在《佛說阿羅漢具德經》中，佛讚歎波斯匿王"有所談論，具大辯才"。在《增一阿含經??》第 38 經中，佛說："我弟子中，第一優婆塞，……建立善本，王波斯匿是。"在當時的印度諸王之中，可謂信解第一。

縱觀波斯匿王的生命歷程，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心行是如何從粗重、淺薄轉為柔軟、深細的，這是佛化導群生出離生死的悲智與王自身勇於反省、積極向善的不懈努力良好結合的結果。對波斯匿王的個案分析，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歷史上那些佛教徒的內心世界和求法過程，對於理解今天佛教信仰者隊伍的不斷壯大或許也不無裨益。

(責任編輯：秦人)

- 1.《雜阿含經》1147 經，以下凡引自《雜阿含經》中的材料均只標明經文序號。
- 2.《印度通史》4 冊本，第 100 頁。(印度)恩房朔辛哈，阿房朔班納吉著，張君達、馮金辛等譯，商務出版社。
- 3.1123、1124 經。
- 4.1123 經。
- 5.1124 經。
- 6.《印度通史》第 101 頁，同上。
- 7.1113 經。
- 8.參見 1226 經。
- 9.參見 1149 經。
- 10.參見 1148 經。
- 11.關於四種姓死後去向完全由其生前所為決定這一點，具體可參見 1129 經。
- 12.1232 經。
- 13.1227 經。
- 14.同上。
- 15.參見 1238 經。
- 16.1240 經。
- 17.1147 經。
- 18.1228 經。